

枫林桥畔收获“珠山八友”

□ 方益昉（上海，教授）



二十多年前，为舒解市内交通拥堵，肇嘉浜路街心花园被推倒铲平。我的青春岁月在枫林桥畔的医学院度过，自然曾经与街心花园多有交集。

医院大楼、学院校舍、教师公寓与学生宿舍，是枫林桥畔街心花园南侧主要建筑群，再往东一条街，到了小木桥与大木桥附近，可见大小棚户区拥挤成块。棚户区民居里，多产跑街小贩，天天在北边洋房地区的大街小巷吆喝：“收旧货了！”台型撑勿下去的破落户后人，就翻箱倒柜，拿些钟表、首饰、字画、钱币等小物件，与小贩讨价还价换现金。这当然是陈年旧事了。

我在花园边上的医学院就读时，下课

必经花园市场，常常望野眼，不久就成了古玩市场里的常客，快速学会鉴赏常识，摸清流行情。大部分面市的商品，自家床底的皮箱里就有不少。从小见识过家里的旧物，我对市场上的小玩艺儿不太上心。然而市场里最吃价钱的，终究要数青铜器、青花瓷，成百上千地出价、砍价，上下波动一次，就是好几只彩色电视机进出的价位，根本不是大学生有能力涉足的藏品范畴。我开始在图书馆里寻求后援，彼时海外的参考资料相当有限，只有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《骨董琐记》，以及各大博物馆藏品图片可以借鉴。书海里游历久了，一个念头突然浮出，宋、元、明、清各朝官

窑御品自然昂贵，而年代晚近，价格低廉的同治、光绪、民国时代瓷器，却无人问津。可见市场漏洞就在面前。我开始寻找景德镇地方志，将同光官窑大师作品的制式、落款牢记于心。

当时市场上，清末民初“珠山八友”的作品往往只要花费几十块钱就能买到。如今，“珠山八友”瓷器成为海内外收藏界的抢手货。每当我看到满大街的“珠山八友”仿品，心头别是一番欣喜之滋味——因为我无师自通，像武侠高手闭关通脉，从独自悟道的前仿品时代穿越过来。正是肇嘉浜路街心花园，成全我独特的“大学课后班训练”，得到了藏品和知识的双重积累。

借钱

□ 毛卜阳（浙江湖州，国企职员）



漫漫人生路，遍地布满坑；时时需谨慎，侥幸把坑避。

两年前某天，我突然收到H的私信：“老大哥，我是HY，遇到点急事，现微信能帮我转300元吗？我在三天里就转还你，帮我一下好吗？”我未及细想，即复：“我只有美元，没有人民币，每张1万美金的。”

之所以如此调侃，是因为我断定H的微信被人盗用了，才会发出这样荒唐的信息来骗钱。H身处某央企基层部门小领导岗位，月收入过万，真遇到急事，岂是区区300元可以救急的？

H与我曾是某培训班同学，班里学员年龄差距颇大。他年龄最小，平时看起来忠厚木讷，大家一直把他当小阿弟，事事处处照

顾他。培训班实施封闭式管理，大家都住校，他与我同室居住好几个月，感情自然更不同。

结业后，大部分学员提干，如今10多位同学已进入本系统各单位领导岗位。H成了部门领导。

我把H借钱信息截图，发到平时几乎不用的群里，提醒大家提高警惕。并称：“钱是用来增进友谊的，决不能供骗子用了钱，还笑咱智商低。”H本人尚未发声。一位自己创业的同学私下告诉我，H的微信并未被盗，只因他多年前染上赌博恶习，已债台高筑，前些年借给他的数万块钱，至今尚未归还。向你借300元，只是投石问路。

我惊出一身冷汗，无意中竟然避开一个大坑。

无独有偶，一年前，我尊称为老师的W也发来一条借钱信息：老伴去世一年，骨灰盒尚未入土。现已选定墓地，需要10万元钱，两个女儿已凑9万元，向你借1万元。W的两个女儿，分别经商和办企业；他自己每月退休金六七千元；几年前住房拆迁补偿又得了三四百万元。

他也是染上赌博恶习。其妻生前曾与交往较多的朋友打过招呼，不要随便借钱给他。但毕竟交往多年，许多朋友都陆续借他三五千元，至今未还。

我踌躇再三，给他转账1000元，声明聊表心意，别还了。转账被秒接收，回复：“谢谢帮助，可周转时一定还你。”

自然至今尚不可周转。呵呵！